

程 钟 龄 治 痰 探 析

马继松* 朱 华** 冉 铁***

程国彭，字钟龄，别号普明子，清·康熙、雍正年间天都人（今安徽歙县）。他“博极群书，自《灵》《素》《难经》而下，于先贤四大家之旨，无不融会贯通”，并将“平日所得者，一一笔之于书，间有未缜细者，必绳削之，至于尽善而后已”，如此历经三十余年，乃编成《医学心悟》一书。书中对不少病证的辨治都提出了超人之见，对痰证论治多有阐发。今试就此作蠡测之析，不逮之处，请明哲正之。

运脾阳 和胃气 以绝生痰之源

痰由湿生，湿由脾运，故前贤有“脾为生痰之源”之说。丹溪亦云：“治痰不理脾胃，非其治也。”程氏宗之，认为：“治痰须理脾，以痰属湿，脾土旺则能胜湿耳。”从而提出“湿痰滑而易出，多生于脾，脾实则消之，二陈汤，甚则滚痰丸；脾虚则补之，六君子汤。兼寒、兼热，随症加药”的治法。

二陈汤出自《局方》，至程氏已习用六百多年，但他对该方的运用，既循仲景“病痰饮者，当以温药和之”，又能灵活化裁，赋予新意。如对类中门的湿中，他指出：“湿中者，即痰中也。凡人嗜食肥甘或醇酒乳酪，则湿从内受。或山岚瘴气，久雨阴晦，或远行涉水，坐卧湿地，则湿从外受。湿生痰，痰生热，热生风，故卒然昏倒无知也。苍白二陈汤主之。”因湿邪聚脾，上干清窍而致类中者，徒清神舍是难以建功的，故用二术合二陈汤健脾燥湿以断生痰之源，病自可愈。另对身痛因湿困所致者，亦主此方。在中风门不语条中，他指出，“若因风痰聚于脾经，当导痰涎，二陈汤加竹沥、姜汁，并用解语丹”以健脾燥湿、豁痰醒窍，标本兼顾，对“腰间肿”、“胸膈不利”、“神志昏

愤”以及嘈杂诸证，均有从痰辨治之法，方以二陈汤加减。对妇人恶阻伴“眩晕呕吐，胸膈满闷”多断为“中脘停痰”，对体质不虚者，大胆投以二陈汤加枳壳，并自云：“其半夏，虽为妊中禁药，然痰气阻塞中脘，阴阳拂逆，非此不除。以姜汤泡七次，炒透用之，即无碍也。”其对半夏的炮制可谓独辟蹊径。另程氏多取六君子汤健脾化痰。如眩晕门云：“有气虚夹痰者，书曰清阳不升，浊阴不降，则上重下轻也，六君子汤主之。”前贤论眩晕之因，虽有主痰主虚之异，然程氏则融各家之说于一炉，以六君子汤既补脾虚又化痰湿为主方，随证加减，以防虚虚实实之诫。对脾虚痰困恶阻、妊娠子眩、子痫、产后不语等病，程氏在各病主方后，常佐此方，以治病兼脾虚夹痰者。

宣上焦 润肺燥 以清贮痰之器

程氏云：“肺体属金，譬若钟然，钟非叩不鸣”，内外邪气袭肺鸣钟，则当去其鸣钟之具也，所谓鸣钟之具，以痰湿为多。故其对痰湿犯肺致咳者，多以所创名方止嗽散祛痰为先。该方由桔梗、荆芥、紫菀、百部、白前、陈皮、甘草组成。重在止咳化痰，兼以疏表宣肺。其自云：“本方温润和平，不寒不热，既无攻击过当之虞，大有启门驱贼之势。”唐容川亦谓此方“温润和平，不寒不热，肺气安宁”，故加减变化，能治“诸般咳嗽”。程氏对该方不仅按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六淫之邪进行加减，还根据外感之咳久不已则移于五脏六腑的特点，按《内经》十二经见证予以加减，对内伤七情之咳亦有很多恰如其分的加减法，可谓曲

* 安徽省芜湖中医学校；** 安徽省南陵县黄墓医院；

*** 北京广外医院中医科

尽周详。

程氏还云：“大抵痰以燥湿为分……燥痰涩而难出，多生于肺，肺燥则润之，贝母瓜蒌散。”考燥痰之生，多因阴虚化火，灼津为痰，伤犯肺金所致。程氏遵“燥者濡之”之理，取贝母、瓜蒌甘润苦泄、止咳化痰；花粉清热生津而润燥；配茯苓、橘红、桔梗共收热清痰消、肺润气肃之效。在类中风篇中，程氏另列贝母瓜蒌散（贝母、瓜蒌、黄连、黄芩、山栀、胆星、橘红、甘草），以其主治“肺火壅遏而致火中”之证，但略予加减还可借用治燥痰犯肺的咳嗽及痰火导致的神志病变。两方虽主药相同，却因佐使药物之异，主治、功效均判然有别，最须学者细细玩味。

温肾阳 滋肾阴 以治主水之脏

经曰：“肾者水脏，主津液。”又曰：“痰之本，水也，源于肾。”可见肾阳的盛衰与水液的蒸化、痰浊的生成关系密切。程氏指出：“若肾虚水泛，为痰为饮者，必滋其肾。肾水不足则用六味，若命门真火衰微，寒痰上泛者，则用八味肾气丸，补火生土，开胃家之关，导泉水下流而痰饮自消。”对癆证引起音哑，即“金破不鸣”之证，亦用六味滋肾水，更佐通音煎（胡桃、川贝、款冬、白蜜）温肾阳、益肾阴，辅以润燥化痰。对久咳恐成癆瘵者，常取知母、贝母、柴胡、前胡、杏仁合团鱼制成团鱼丸，用麦冬汤送服，不仅使肺肾之阴皆补，且能疏肝化痰，其丸药的制法和服法均具巧思。对阴虚发咳服一般药鲜效者，又创用月华丸，取二冬、二地、山药、沙参滋肾益阴，使金水相生；用贝母，百部润肺化痰；桑叶、菊花载药上行；茯苓培土生金、健脾化痰且防阴药之滞；三七祛瘀止血，更助滋补之力；尤独取獭肝合阿胶等血肉有情之品，既填精润燥以固本，更可杀瘵虫、止血出而顾标；全方从上、中、下三焦同时入手，面面俱到，实为程氏匠心之作，其自云该方为“阴虚发咳之圣药也”，实不为过。

搜经络 涤窍舍 祛顽痰痼疾

李时珍说：“痰涎为物，随气升降，无处不到，入心则迷成癫痫……入经络则麻痹疼痛……入皮肉则癰疽痼疾。”故前贤有“百病皆为痰作祟”之说。程氏针对痰邪致病的这种特点，拟出了多首相应的治痰之剂。

丹溪云：“无痰不作眩”，程氏更云：“眩暈有湿痰壅遏者，书云头旋眼花，非天麻、半夏不除是也，半夏白术天麻汤主之。”本方在二陈汤基础上配白术健脾和胃以畅枢机，合天麻平息掉眩之肝风，于证极合。癫痫为临床棘手之证，前贤从痰立论者虽多，而程氏却进一步指明乃“痰涎聚于经络也”，并创定痫丸，不仅主治“男、妇、小儿痫证”，还云：“癫狂者亦有服此药而愈者。”方中菖蒲、远志豁痰开窍；川贝、南星、竹沥清痰热而除惊烦；天麻、全蝎、僵蚕熄风化痰通络；茯神、丹参、麦冬、琥珀宁心安神；辰砂“重可去怯”；二陈健脾化痰。共使痰去神清，痫证自宁。另一治痰名方“神仙解语丹”亦是由化痰通络药为主所组成，专治风痰阻络不语证。而由定痫丸损益组成的生铁落饮，则更是独出新裁的治狂名方。对痫证发作后精神不振，久而不复，他又在大补精血、益气养神的同时辅以化痰，所创河车丸亦为后人常用。他还用由细辛、皂角、半夏所组成的搐鼻散取嚏，治“一切中证，不醒人事”的厥证，从而为中医治疗痰厥急证又开辟一条新路。

程氏还擅长从治痰入手，治一些外科顽疾。如“癰疽，……乃肝火郁结而成，宜用消癰丸，兼服加味逍遥散”，方中贝母消痰散结；牡蛎软坚散结；玄参滋阴降火。自云：“此方奇效，治愈者不可胜计。”由于程氏考虑到很多顽痰怪证系痰阻经络窍舍而生，而丹溪又有：“痰夹瘀血，遂成窠囊”之论，故常将活血化痰药配入治痰方中，如前所分析的定痫丸、解语丹、生铁落饮、河车丸中均有祛瘀之品。程氏这些宝贵的经验值得借鉴。